

□周华诚

老张与他在古村的日常

日落时分走进横路古村，一切都显得安静极了。

在别的地方，很少能看到这样古朴的村庄了——房子都是由乌黑的石块垒砌而成，铺成路面的石块缝隙里长满青草，石板路弯曲延伸至村庄深处，石板表面被脚掌鞋底磨得光滑发亮。炊烟在古老的村庄里升起，然后是昏黄的灯火渐次亮起，随着夜色变浓，蛐蛐叫声以及青蛙的鸣叫像潮水一样弥漫开来。那些声音来自四面八方，虫声愈是清晰，这村庄却愈是显得静谧。

在这样的村庄里入睡，简直就是一种奢侈了。

于是，晚上九点多钟，从北京来的客人爽爽，就在这样的静谧里早早入睡。在九间天民宿的一间客房，她像是清空了内存一样安然入眠，连手机都不会想到去看一眼，一夜无梦，直到第二天八点多钟，被关在窗外的鸟鸣叫醒。一切都像是回归到最自然纯朴的状态，她在这村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跟横路的村民一样，遵守着大自然的规律与作息。

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来到横路入住九间天了。

几乎没有任何别的目的，只是想在这里，感受宁静的睡眠、纯净的山野，体悟简单的日常。这是大山里的时间，跟大城市的喧嚣不同，横路村的晨昏之间，万物如此宁静。

横路古村和九间天给客人们留下的记忆，当然是宁静而美好的。这个历史悠久的村庄，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后裔的聚居地，横路村里98%的人都姓周。为了纪念先祖周敦颐，村民们还在乌石古街中建了一座爱莲堂。这座建于康熙十五年(1676)的建筑，曾是周氏家族集会的场所，如今是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。

村外一公里处，有一溪，因其水质澄清明澈，名为澄溪。溪中游鱼悠悠，水声潺潺。溪上跨一古桥，名曰“太平桥”。曾有人赋诗：“清澈澄溪万古春，一湾一曲一桥新。”

古村的一头，层层台阶之上，那个名叫“九间天”的民宿最初也是机缘巧合的

结果。民宿主人张小宝，是尖山镇尖山村人，人们习惯称他“张书记”，因他做过农民，打过工，开过厂，之前兼任过好些年村的书记。

2016年，横路村计划在村里建设一家民宿，张小宝便将这个项目介绍给了一位宁波的朋友，吸引他来投资。在深山里建一座民宿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光是将原本倒塌的老房子改建，就花了两年的时间。工期漫长，建设民宿的投入也越来越大，再加上宁波磐安两头奔波的辛苦，张小宝的朋友对这个项目没了信心，想找人转手。作为介绍人的张小宝，此时只好硬着头皮接手了这个项目。

又花了两年多时间，九间天终于完成了装修，开始正式投入运营。

九间天，果真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当你在古村中行走，面对那些古老而沧桑的事物感慨或拍照时，你是无法想象还有一间民宿是另外一种风格的。甚至当你拾级而上，一脚跨入九间天的大门之时，你也依然无法想象九间天房间之内的风景。因为从外部看，九间天跟别的古老石头房子一样，都是敦厚乌黑的大石头砌成，古朴而沉默。只有你一脚跨入九间天的院子，你才会眼前一亮——噢，原来这里还藏了这么一座雅致的建筑。

院子里有园林，有曲折的小径，有木构的回廊，回廊下还有鱼池假山，假山边悠游着几尾锦鲤。这样的陈设令人觉得安宁，仿佛一脚踏入自家的后花园。

这里的一切都是精致的。九间天的风格，更多的是在于一种对比——石头与木材的对比，坚硬与柔软的对比，粗犷与精致的对比，城市与乡村的对比，过去与现在的对比。

推开房间的门，不由一愣，好精致！这就是一种对比，想想看，你刚刚还在当地古老的乌石建筑构成的村庄里徜徉。

“横路古村，像一片飘落在玉山台地上的荷叶，有含露带风的清新，有清雅绰约的风姿，更有岁月磨砺的深情……”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写到过横路村——“这个地处磐安县尖山镇的古村落，绵延数百年，清誉久流传。荷花开得最盛

的时候，走进散发着沁人幽香的乌石街巷，顿生一种‘可远观而不可亵玩’的敬畏感，此时，村静，心静，脚下发出的脚步声，似乎传来悠远的历史回音。”

而现在，在一道厚重的石头墙内，推开民宿房间的一道木门，你发现现代城市时尚生活所必需的那些物件，在这里都有——冰箱、电动窗帘、智能马桶、按摩浴缸，以及强劲的热水、柔软的大床……一座历经沧桑的村庄就以这种直接的方式，与远道而来的客人发生了奇妙的联结。

九间天，有九间房，张小宝给每间房一个命名，分别是“柴米油盐酱醋茶烟酒”。这些名字的意义，跟古村落一样相衬，既接地气，也不故弄玄虚，这里面其实都是小宝书记人生经验的总结。譬如说“柴”，意思是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天生我柴也有用。柴是火焰，柴是能量。譬如说“米”，就是粮食，最养人的东西，而好的情感，就像一碗温暖的米汤，相互滋养。“油”呢，非油腻也，乃滋润也。光阴的淘洗下，许多事物渐渐有了包浆，有了油润的光泽，这是时间的功力。“盐”，意思也很直接：“好的滋味，只要一把盐。最好的东西，往往都是最简单的。简单，而能大美。”

一间民宿，主人风格越明显，民宿的风格也就越鲜明，九间天也是如此。主人小宝书记年虽六十六了，但他依然对生活充满激情，对未知和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之心。他说：“我希望再用三十年时间，把九间天打造出一张响当当的金名片！”

这就非常有意思了，张小宝是个“玩家”——他出生于普通农村家庭，养过猪、卖过豆腐，在村集体企业塑胶厂打过工，后被一家从事塑料制品的私营企业老板看中，得到重用，生活逐渐有了起色。到了41岁时，他创办了一家橡塑公司，后又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。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却不知怎么地痴迷上了收藏，收藏的还是农耕记忆的东西。成套的木工工具、完备的农耕器具、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，还有1000多本红色书本，简直是琳琅满目。

前些年，他利用厂房的空间，建造了

一个近1000平方米的农民博物馆，几千件藏品陈列出来，令人震撼。尖山社区还有一个“乡愁记忆馆”，房子是供销社的，之前闲置了20多年，一度濒临倒塌。经过修缮后，建了一座“乡愁记忆馆”，展出当地人记忆里衣食住行等旧时生活，馆中所有藏品，也都是张小宝收藏和提供的。

张小宝有时就会带住在九间天的客人，来这些地方转转，看看他收藏的东西，让他们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与乡愁。张小宝有时也会带客人到处去转，看山看水，出门的车费油费，一分不用客人出。高兴起来，张小宝还请客人吃饭。镇上哪家店的饭菜好吃，他一清二楚，吃完都是他掏腰包。这种行事风格，也常常让住九间天的客人受宠若惊——“走遍天下，这样的民宿主人，还是第一次碰到……”

九间天的名声，越传越远。隐于深山的横路古村，也吸引了影视剧导演的目光，他们把横路古村作为取景地。热播剧《三十而已》，就曾在村中的乌石老街、爱莲堂等地取景。很多知名人士如院士王松灵、演员林永健等，也入住了九间天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经过几年发展，横路村已发展农家乐20多家。张小宝介绍，村口还有一家“澄溪望谷”民宿，总投资1300万元，共有24个房间，配套有休息接待室、茶吧、KTV、影院、餐厅、会议室、棋牌室等。澄溪望谷是横路村现代田园风格的高端精品民宿。这家民宿住于村口，风光优越，门口就是水下孔景区，开门见山，推窗望云。

从澄溪望谷一直往村内步行，经文昌阁进村，沿着乌石古街缓缓行进，一步一步走在乌石建筑的老房子间，也是走在历史的纵深处，整座村庄涂上了一层厚重的历史感。张小宝说，这是一条古驿道，也是一条古代的唐诗之路。在这条诗意的小路上走着，不知不觉，就走到了九间天民宿。

在九间天住几天，会有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感受。因为住在横路村，就如同隐居在安静的时光里。这样的地方，一旦你离开了，就会念念不忘。

□游宇明

也说“迎合”

常有圈内圈外的朋友指点我：哥们，写点时髦的东西吧，说不定，一篇文章、一本书便可吃一辈子。对这些朋友的建议，我只是笑笑，内心颇不以为然。时髦的东西肯定更吸引眼球，这是不用论证的。君不见，每有新的东西出现，追逐者如潮涌来。记得当年我写出了篇散文叫《水样凤凰》，发表在某报刊，其他媒体立即出现跟风之作，《水一样的凤凰》《水般柔软的凤凰》这类文章比比皆是。只是时髦往往像一阵风，刮一下就会过去，你写的时候很热门，等你写成之后发表或出版，新的时髦又出现了。再说，时髦源于人的好奇心，它与内在的底蕴关系不大，古往今来，无论是生活层面的服饰、饮食潮流，还是精神层面的文艺风尚、宗教信仰，又有多少流行的东西经得起一代一代后人的审视呢？或许最明智的做法还在于始终“做自己”，以鲜明的个性去获取他人与社会的认同。曾经有段时间，我很喜欢读民国题材的历史书，有所感慨就发而为文，写了随手寄给各类报刊。我创作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是抱着“我手写我心”的态度的，没想过要取媚谁，也未奢望获得怎样的影响。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胡畔编辑偶尔从报刊上看到这些文字，觉得很合自己的口味，在博客上联系我，约我结集成一本书。当时我颇有些犹豫，不答应吧，机会难得；答应吧，满打满算手头也只有8万字，离最低20万字的要求相去甚远。好在胡编善解人意，她给了我三四个月的写作时间。此书2012年1月上市后，深受读者欢迎，《人民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《南方日报》《杂文选刊》《杂文月刊》《书屋》等数十家竞相推介，还进入韬奋基金会、中国图书馆学会、中国新华书店协会推选的《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(2012年度)》，迄今已先后印刷13次。我不敢夸自己的荣耀，这点成绩与文坛那些杰出著作相比，实在微不足道，我只是在想：假若我最初写此书只是盯着某种时尚，在纸质出版并不特别理想的当下，它还能一再印吗？

□唐宝民

不留情面

的。”当时，看着这尴尬的场面，李辉心里想：“这老头儿真是太给面子，好歹鼓励两句也好。”但李辉毕竟是了解王世襄的，所以他总结说：“不过，这就是王世襄。”

李辉曾经为王世襄先生编了一本画传，这本画传连同巴金、梁思成、杨宪益等几人的画传一同列入大象出版社的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出版，出版之后，李辉邀请几位传主及相关人员到一家菜馆举办活动，王世襄也参加了那次活动。李辉写道：“吃饭时，王世襄与一位出版界的老领导坐在一起。这位领导拿出这套书，请在座的几位传主分别签名，转到王世襄手上一时，老头儿坚决不肯签名。他说：‘这不是我写的书，我不能签。’大家劝他也没有用，就是不松口，不留情面。这局面同样让我感到有点尴尬。”当领导的都是要面子的，但王老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领导就是不给面子，也真有

润心田。

在喝茶中我还发现，地域不同，人们的生活习惯不同，喝的茶也不相同，如福建的正山小种、云南的普洱茶等。喝茶与一个地方的文化息息相关，比如江南人，一杯绿茶泡一天，透着江南文化气息，带着“雅”气，有如青山绿水的意境。在四川成都喝茶，可以泡在茶馆里聊天茗茶，摆龙门、侃大山，从天亮到天黑，可以一整天不回家，静享“慢生活”。潮州人喝工夫茶，说到“工夫”两字，可不要理解为打打杀杀的“武功”。“工夫”二字在潮语意中乃喻做事考究、细致而用心之意。

记得第一次喝工夫茶，等到口干舌燥，等到心都烦了，左顾右盼中，才见只有拳头那么大，薄胎瓷，半透明，隐约能见壶内茶叶的茶壶和只有半个乒乓球大小的杯子，看着眼前袖珍的茶具我惊得我目瞪口呆，这杯里的茶喝三杯十杯都不会解渴啊？我不真成了妙玉口中的为饮牛饮骡了？事实是，一小杯一小杯地品，却是最能解渴的，刚开始，茶汁浓，会感苦涩，但饮到后来，会觉得香甜润，使人神清气爽，很快心就不烦了，人在茶香中慢下来静下来，细细聆听在时间工夫中熬煮出的各种生活智慧，在智慧中蕴藏着各种商机。这就是聪明能干的潮州人在“壺小乾坤大，茶薄人情厚”中把生意慢慢做到全国乃至世界的工夫吧？一边品着茶，一边思索着的潮汕经商之道和广东人少胖子之说。也许秘诀就在诗中所云“闽中茶品天下高，倾身事茶不知劳”和“以茶为米”融入骨血的日常生活中。

总之，各地饮茶不同，但追求休闲、诗意的意境却是相同的。

浓浓的茶香滋润和安抚着人们渴望幸福的心田。

不迎合世俗，首先得对名利适度疏离。一个人名利心太强，过分在乎即时的得失，是很难静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的，只有在乎内心的感觉，真正将文学作品当回事的人，才会高度关注作品的思想与艺术，才会想到要将作品弄得尽可能精致、完美。

不迎合世俗，也需要耐心。这个世界确实越来越美好、干净，但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样的情况：少数人确实通过投机取巧第一时间获得了利益，他们的付出与得到成反比，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一点耐心，就会被投机取巧者“带节奏”，很可能轻而易举地放弃最初想定的目标。

突然想起李白的诗来。李白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歌，流传下来的都有一千多首。这些诗绝大多数都是自述性灵的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极少有阿谀逢迎之作。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，证明了耐心、坚持、风骨跟成就的正向关系。

真正的艺术是不属于迎合的，不迎合迎合的对象是潮流、金钱还是权力。



□陈桂芬

“工分”年代

“工分、工分、社员的名根，凝聚着大家的汗水甚至泪水。”这句话，是上世纪农村生产大队计算社员工作量和报酬的形象概括。这种现象，现在年轻人没有见过，上年纪的人也模糊了。

工分就是劳动工分，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合作社、人民公社计算社员劳动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，是农村、媒体使用率最高的名词之一。上世纪70年代前后，我虽然年纪很小，但依然清晰记得当时“工分”计酬的过程。工分，通常以10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，折合人民币约两毛钱，个别效益好的生产队，折合人民币约五六毛钱。即使有10个工分，你也不一定享受10个工分的报酬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年初生产队集体评议，根据劳动力的强弱，评定底分为基础，按底分折算实际工分报酬，一般年富力强的壮年劳动力，称“足工”，底分10个，这些人挑担、插秧、割稻都好于别人，甚至一个人顶两个人使用。有的8个、9个，年龄略大男子或

妇女一般底分五六个，未成年人只给你两三个底分。也就是说，就是打八九折或二三折后，是你最终的得分和一天的收入，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在效益好的生产队劳动一年，年收入约200元。

生产队都有一个记分员，每天早上、下午小队长一声令下，社员都会带着农具按时出工。因季节不同，社员分工不同，劳动项目不同，带着的农具也不同。如耕田的，专业社员背着犁子、赶着水牛来耕田；插秧的，带着秧篮去拔秧；割稻的，带着镰刀去割稻——一天劳动之后，晚上社员坐在一起，记分员在“社员劳动工分手册”上一一登记。白天劳动中有迟到、早退、中途有事的都会被打分，到底扣多少分要集体商量。有时候，社员忙不过来，往往三四天一起登记一次工分。当时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，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，出勤不出力，干多干少、干好干坏，工分都一样。

年度决算是生产队一年的头等大

事，农历年底，一般好几年算好几天。人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，所有的人都指望着一年的分红。现在粮食颗粒归仓了，挣了那么多工分，自己能分到多少粮食是农民最关心的。

生产队决算后，接着进入“找补”阶段，有的家庭劳动了一年还是负收入，即“超支”或赤字，分到谷子的价值比工分折算的价值多，必须拿出一定的钱补给生产队；有的家庭还有盈余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过年特别开心。

生产队时，农户一家少则四五口人，多则七八口甚至十来口人，靠的就是在生产队挣点工分养家糊口。绝大部分的家庭靠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吃。因此，为了不要“超支”，社员吃不饱甚至饿着肚皮干活是常事。这种现象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生产队评工记分的方法走到了尽头。

协作：

杭州硅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

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